

东郊贝壳堤

许新复

片、绳纹青砖等唐代早期遗物。当时还发掘了一座古墓,用六块大理石板合成两侧石板有浅浮雕,出土了琵琶俑、人首蛇身俑、陶猪、三彩罐等唐代文物。古遗址临近一段宽200米、长1000米的贝壳堤,由于之前当地百姓以“蛤蜊粉”为副业,常年挖掘已把一些地段挖平。1987年全国文物普查时,这段贝壳堤已被挖干净。

早在四千多年前,咆哮的海浪把大量贝壳冲击到渤海西岸在这里堆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与海岸线

平行的贝壳堤。而古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多次迁徙改道入海,有很多淤泥沉积形成陆地,与贝壳堤交互更替,期间还有两次较大的海侵。最终,商周时期的黄河造

就了张贵庄与军粮城之间的陆地,唐宋时期的黄河造就了军粮城至大沽口之间的陆地。两条贝壳堤延续至天津大港与河北省黄骅县交界处,绵延护卫并见证了天津的成长与发展,也为研究这“退海之地”和古渤海海岸线变迁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物证。

如今,东郊张贵庄一带已成为繁华时尚的街区,位于军粮城大街的东丽区博物馆,用丰富的出土文物向人们展示着天津这片退海之地的考古传奇与历史发展。

博文书院

曲振明

博文书院为北洋大学堂前身。1885年,德璀琳首倡创设博文书院,并号召中外官商捐资兴办。1886年,津海关道周馥禀请李鸿章奏设博文书院,书院工程正式启动。建校事宜由周馥与德璀琳会同经办,具体事务由德璀琳主持。按当初规划,在兴建博文书院的同时,要配套修建码头与米栈,以码头、米栈的经营收入,常年维系书院日常运转。

1888年,博文书院因后续建设经费筹措无着,只得向德华银行借款,后又因筹款乏力,将校舍房产抵押于德华银行。1889年2月,博文书院校舍终告落成,时称“津郡华洋建筑之首屈一指”。校舍建成后,因经费匮乏,无力招生开课,遂闲置多年。其间曾有天津水师学堂迁此的动议。1895年,威海、昆明水师学堂停办,近40名即将毕业的学兵转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就读。因东局子北洋水师学堂校舍局促,暂借博文书院房舍开课。同年10月,北洋大学堂即在博文书院址正式开学。

李孺工画善诗

章用秀

李孺,生活在清末民国年间,字子申,河北遵化人,居于津。清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以道员候补湖北。工绘画,花卉松梅,笔姿豪爽。其作品在艺术品市场偶有所见。曾见一幅上世纪30年代的扇面作品,一面为华世奎书法,另一面是李孺所画花卉,亦可见当时李在天津书坛画坛的地位。

李孺亦善诗,是天津城南诗社的成员。1924年编印出版的《城南诗社集》所载作者共计63人,“以年岁长幼为序,同年者则以生日先后为序”,李孺排在严修、王守恂、陈中岳等人的后面,且标明:“李孺字子申,直隶遵化。”《城南诗社集补遗》收入其《为言二仲远画岁寒三友图并系以绝句》云:“倾培天意本难知,劲节贞心要自持。寂寂空山风雪里,众芳摇落已多时。”诗中可知,李孺为言仲远画了一幅《岁寒三友图》,同时作七绝二首,赞颂“岁寒三友”。言仲远即言敦源,是孔子七十二弟子唯一出自江南之“十大贤人”之一言子(言偃)的八十一世孙,著名诗人、实业家,曾为李叔同作《纪文达所藏甘林瓦砚为李叔同作》诗二首。

观音阁匾

吴裕成

蓟州独乐寺观音阁,阁顶九脊歇山式,阁前上方悬匾金额一方,楷书“观音之阁”,相传为唐代诗人李白所书。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二月,年届八旬的天子遵化谒陵,过蓟州有《独乐寺即事》诗,“李白说如刮目待”句夹注:“寺额相传为李白书。”随行大臣王昶《登独乐寺阁次振三韵》诗:“杰阁岩龛次第攀,拟从星斗叩天关。仙灵翰墨以西在,畿辅河山指股间。”诗人自注:“‘观音之阁’四字,传是太白降乩书。余二十年前所见颇带行意,今修改失真矣。”所谓“行意”,指书法带有行书笔意。王昶是位金石家,书法也好,他的这段诗注认为乾隆年间观音阁匾额曾经改动,为丰富关于独乐寺历史的认知,增了一条材料。

王昶字德甫,江苏青浦(今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著有《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其登观音阁“次振三韵”赋诗,那位振三,说的是同朝为官的翁方纲。两位京官曾相邻而居,王昶有诗,题《翁编修振三方纲移寓东偏喜而有作》。翁方纲也是金石家。

老城厢旧影

张
建文并
熙临里
摄

位于老城里,北起铭兴里,至南不通行,中段向西转北折西有北南二分支均至弓箭胡同,东侧通立生油铺胡同,长180米,宽2米。清同治年间,有个叫张义的人在此建房,后逐渐形成胡同,取名吉祥胡同。1983年在地名普

查中因重名而更名“熙临里”。巷内民居皆为普通平房。照片摄于2003年4月。

●故事天津

情系《机械工人》杂志

曹振起

当看到小摊上那本《机械工人》杂志时,我的心激动得仿佛要飞出来了。摊主似乎看出我控制不住的喜悦,竟开价15元出售……

交完钱,我手捧着这一“宝贝”,一页一页地翻看,一段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记得那是1957年,我在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工作。为了生产出中国第一台中马力轮式拖拉机,全厂职工日夜奋战在车间里。那时,我在一台从原苏联进口的伞齿轮加工机床上工作,负责加工控



制拖拉机转弯时“差速器”中的伞齿轮。由于当时没有检测仪器,齿轮装车后总是出问题,大家急得火烧火燎。厂领导要求,一定要在一周内把检测仪器造出来,以确认零件是否达标。

很快,检测仪器的设计图就出来了,可制作检测仪器过程中又遇到一个精密加工难题。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我突然想起,《机械工人》杂志上曾登过一篇加工方法的文章,可以拿来参考。《机械工人》杂志,是原机械工业出版社负责编辑的刊物,刊登的内容都是当时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各机械领域的先进技术、创新技术、先进工艺等。我平时特

别喜欢看这本刊物,总是从图书室借来充实自己。听了我的建议,大家立刻找来文章进行研究,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通过检测仪器的检测发现,零件确实未达到图纸的设计要求。后来,还是在《机械工人》杂志上,有一篇关于用普通铣床加工伞齿轮的文章启发了我和同事,成功攻克齿轮加工的难题后,我们还把总结出的经验、公式和心得写成文章,寄给了《机械工人》杂志。

1958年4月的一天,装配车间终于开出来首台中国制造的“铁牛”牌轮式拖拉机。那天全厂上下群情激昂,锣鼓喧天,我也激动得流下热泪。这时,同事走到我身边,说《机械工人》杂志已刊登了我们寄送的文章。真是双喜临门!

此后,《机械工人》杂志成了我们厂很多同事日常工作生活中的良师益友,在它的陪伴和帮助下,大家解决了很多生产中的难点和问题。